

大家文庫

非常良民  
陳次勺

大家文库

非常良医  
陈次白

蔡溯海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南大学  
图书馆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良民陈次包/蔡测海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1

(大家文库)

ISBN 7-222-03968-6

I . 非...    II . 蔡...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0687 号

策    划：欧阳常贵

责任编辑：骆    虢 李锦雯

装帧设计：袁亚雄

平面制作：窦雪松

责任校对：陈艳芳

责任印制：马跃武

书名	非常良民陈次包
作者	蔡测海 著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图书发行部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nm. peoplespace. net
E-mail	rnszbs@public. km. yn. cn
开本	889 x 1194mm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30 千
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制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朗明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7-222-03968-6
定价	12.00 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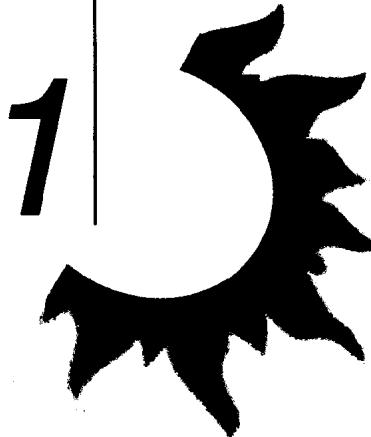
# 目 录

---

1. 人一生都生活在他的皇头里 .....	1
2. 黑色的人疙瘩 .....	4
3. 三川半 .....	6
4. 半 .....	8
5. 畜牲 .....	12
6. 干部 .....	16
7. 女人的鼻子 .....	18
8. 打狗的 .....	24
9. 兽医 .....	31
10. 牝口贩子 .....	35
11.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	41
12. 我是猪 .....	43
13. 贱与余地 .....	48
14. 母狗一样的女人 .....	52
15. 牝口市场 .....	58
16. 场景 .....	61
17. 怎样待畜牲 .....	63
18. 猪的升迁 .....	66
19. 捡粪捡了金戒指 .....	74

20. 红嘴小母鸡	82
21. 不同的人	86
22. 陈少爷	91
23. 站长并非兽医	95
24. 有谁更开心	99
25. 有种	104
26. 选举	106
27. 陈次包和主席	108
28. 美女和色鬼	111
29. 女人的战争	114
30. 老上级	117
31. 三川半的艳福	120
32. 捉奸	122
33. 陈川王的子孙	126
34. 对话	128
35. 胡八字摆龙门阵	131
36. 陈文笔记	134
37. 圣贤	137
38. 赌局和棉鞋	141
39. 说话	149
40. 没事比一比	152
41. 把人捡起来用	154
42. 像过节一样	158
43. 陈次包同志	160
44. 陈次包办公	162
45. 白毛猪	165
46. 陈次包的主意	167
47. 肥的和瘦的	171
48. 小地方、穷地方	173
49. 慢慢笑着	176
50. 冬天	178
51. 春天的故事	182
52. 春天还有故事	184

53.	夺印	188
54.	抱牛	190
55.	白雪公主	192
56.	憨佬	194
57.	炊事员老王	195
58.	踏脚石	197



1

## 人一生都生活在他的皇头里

良民，嗯，良民……陈次包叽叽咕咕着。良民，嗯，让人心里踏实。不会惹上麻烦，还会有些荣耀。人总会碰上些荣耀的事，养种猪的大菩萨因为他的种猪总会让人家的母猪受用，生猪仔儿，大菩萨就荣耀。荣耀就是一个人沾了某一样东西的光。大菩萨沾公猪的光，陈次包沾了良民的光。

陈次包叽叽咕咕，他在良民后边又叽咕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做一天良民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良民，几十年如一日，做良民不做子民，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干部对陈次包说，良民，懂了？陈次包说。良民比刁民好一点，比干部坏一点。陈次包担心干部没搞懂他的意思，又打了个比方，刁民是骨头，良民是肥肉，干部是瘦肉，坏人是屎。这个世界是不断长膘的畜牲，我要当良民，我不要变成屎。干部叫浩杆子，本来也是个良民，往上升了一节，就成了

干部。浩杆子是干部，因为他的脸相、语气都是干部，他没一点儿跟良民陈次包相同的地方。陈次包多次打量过浩杆子，人家就是个干部，那样完美，四个兜的衣服，插了两支亮亮的钢笔，一身香肥皂气味儿。陈次包打量干部，像一件又脏又破的旧衣服打量一件新衣服，像一棵蒿草打量一棵大树。浩杆子说，陈次包，你要争气，做一个良民！陈次包说，是，干部。浩杆子说，你不再赌博了？陈次包说，不赌了！他做了个掷骰子的动作。浩杆子说，那好，你先把罚款缴了，这是政府要罚你，不是我浩杆子跟你有仇！陈次包说，我相信政府，不恨干部。浩杆子说，政府该罚你就罚你，该照顾你就照顾你，你去吧。你什么时候缴？陈次包说，明天。浩杆子听了说，明天？！

第二天陈次包就揣了个包包来找干部，他将包包托在手里，打开一层又一层，最后亮出一枚硬币来。

关于陈次包缴罚款的故事，后来许多人都知道了，有人说他缴的是一分钱，有人说他缴的五分钱。反正是一枚硬币。陈次包相信政府，不恨干部，该罚就认罚，他的认罚态度好，有一个钱缴一个钱。

### 陈次包要做良民。

干部盯着陈次包，看他将小包包一层一层打开，最后竟是一枚硬币。干部浩杆子脸上的横肉抽搐了几下，说，你犯贱啊陈次包！你这不是捉弄干部，是捉弄你自己啦！你把自己当下三烂当臭狗屎啦！你这狗日的拿一个脑壳一枚硬币来打发政府戏弄干部。你多长了一个脑壳找死啊！陈次包本来想早早地缴了罚款做一个良民，无奈找不出做良民的钱来，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呐！陈次包说好第二天缴罚款的，千万不能失信于干部，失信于干部还算个良民吗？陈次包叽叽咕咕一路走一路检查路边，果然捡得了一枚硬币。这枚硬币增添了陈次包的良民的希望，他回家将这枚硬币层层包装，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敲干部浩

杆子的门。干部只得披了衣服来接待他。要是一位有些修养的干部，就会觉得陈次包好笑，但浩杆子是浩杆子，他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他发火了。陈次包先是懵了，傻傻地呆着。然后，就笑了起来，然后就问浩杆子讲认罚态度和受罚的能力问题。干部们经常讲态度和能力问题，态度好胜过能力强。浩杆子最后无可奈何地笑笑说，陈次包哩，你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陈次包听了猛一抬头，干部浩杆子给他的结论并不好。他做良民还有希望吗？

陈次包独自走了好远，一路走一路叽叽咕咕，他叽咕的全是关于良民的问题。

往后，陈次包一生都在叽叽咕咕。像鱼在水里吐出一串气泡。鱼没什么念头，人有许多念头。鱼一生都必须在水里，人一生都在他的念头里。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人离不开他的念头。人一离开他的念头，差不多就要死了。人活得好好的时候，没人会说，我断了念头了。

# 2

## 黑色的人疙瘩

有个地方叫三川半。三川半就是这个地方。

山的篱笆桩一根一根地摆着，围出三川半一片天地。长江很细，三峡短促，三川半这片天地弥漫得很大。三川半有季节，天空和泥土。有人畜和野兽。

三川半的泥巴经窑火炼烧以后就变成黑色的瓦片。那些瓦片再不会变成泥巴，它们高高在上，人们再不去管它。在瓦片下生活是福，天晴在阴处，下雨在干处。三川半的人经过日晒雨淋后就变成黑色的人疙瘩。他们不再生育，不再有性别。儿女们当然能分辨出是爹是娘。三川半人说女人，那女人好白，白得可以生吃！那女人美，而且鲜。三川半人说男人，那人好白！那男人肯定是干部！

女人变黑从脸开始，她们照着镜子，照着溪水，照着照着

就变黑了。女人便抬头看照月亮，她总也不变黑，那么皎好。女人也有不容易变黑的地方，女人总会悉心照料那些白色地带，留住那温暖的灿烂，像月亮一样高高在上，月光一样的气息挑逗男人的鼻子。男人变白也是从脸开始，他们躲在一个叫办公室的地方，脸渐渐地白起来，像月亮一样。月亮月亮干部的脸。

陈次包不是干部，他当然不是干部。他虽然一生都在叽叽咕咕，像干部讲演，作报告，他的听众是牛屎、猪屎、狗屎、畜牲和野草，乡下的窄路和石头。乡间的世界，是无尽言说的世界。

陈次包的脸始终很白，那张脸很像干部。那张脸不在办公室。那张脸终年在一顶破草帽底下。那草帽也像陈次包的脸。灰白，就不算地道的干部脸，假冒伪劣。

陈次包那张脸怎么也不像良民。

苍天之下，陈次包像一朵蘑菇。三川半移动的蘑菇。天空把一小块云落下来落下来，跌在地上，就变成了陈次包。他在地面一米高的地方永远地飘浮，在方圆一公里之内游走。

# 3

## 三川半

三川半来了个民俗学家。三川半为什么叫三川半？摸脑壳想了半日。推断三川半的地名无实在依据，无地理地势习俗语言等依据，比方说山之阴，山之阳，水之阴，水之阳，土语方言的汉语音译意译等等。

三川半是某种寓意。三川半没有河流，只一条小溪。哪来三川？那川，多指别的事物。

人为一川，泥土为一川，牲畜为一川，那半是什么就不好说。

民俗学家去请教许多人，许多人不以为这是什么正经问题，正经问题是有关温饱的问题，既然问题无关乎温饱，许多人是不去究竟的。

不正经的问题由不正经的人去解答。民俗学家于是去请教

陈次包，民俗学家感觉他与陈次包有共同语言。

陈次包回答说，您学问大。您说了三川为人、畜、土，那半不就是——？

民俗学家直点头，噢！当然当然！

那半，全属陈次包。陈次包的分量不轻！

# 4

## 半

陈次包临产的时候，竟先伸出一只手来。他妈对他爹喊，快叫接生婆来。他爹就去叫接生婆。

接生婆正在给人家的母牛接生。那母牛也难产。喊接生婆的那个男人急得直跳，喊快点快点，人危险得很！接生婆不应，自顾双手呵着牛犊往外拔。那牛犊子一节节地给拔出来，牛犊子终于落地。先是前腿半支起，四方转一圈，然后竟立起来。这畜牲一落地就会走动不算稀奇，那牛劲是从母胎里带出来的。人长志气，牛长力气。那畜牲是要终生出力的。人要是生下来就会走路就稀奇了。

那男人跪下来，喊救命救命呐！接生婆拔萝卜一样拔出了小牛犊，甩了甩手上的血，说牛也是命人也是命，我不能救一条命换一条命。走吧走吧！接生婆见陈次包从娘肚里伸出一只手来，就说这小畜牲是要钱呢！忙叫人拿了一张五角的纸币

来，让那只手捏着，那只手果然缩回去了。这拿着一张纸币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的小畜牲就是赌棍陈次包。后来陈次包知道了他出生的情节，对自己在娘肚子里就会捞钱佩服得要死。这样的小畜牲，长大了不会缺钱，一生一世也不会受穷。从娘肚子里伸出手来要钱，生死关头，不怕你不给钱！这手段才叫高明！

人要受穷，不怕你手段高明。

陈次包六个月就会说话。一个人在摇篮里叽叽咕咕。凡人一近他，他便不再叽咕，睁圆了眼睛打量人。人一转背，他又叽叽咕咕起来。陈次包十个月就会走路，而且上得一尺高的台阶。他三岁时会赌博。跟大人掷骰子，十赢八九。五岁时便会玩一种上大人的纸牌。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土、尔小生、八九子、住卓仁、可知礼。一色二十四张，四色九十六张。此牌又叫九十六。可碰可吃，大和清和白和平和。这纸上谈兵的玩意儿叫许多人倾家荡产，服毒上吊，红刀子进白刀子出。五岁的陈次包便进入这厮杀，八岁成为赌棍，给自家赢得百亩田土，把爹娘养白。陈次包那娘得人叫白贵人，他爹得人叫陈老爷，他爹本名叫陈大包。三川半人管陈次包还是叫陈次包，不叫少爷。一个人成了名就一世不改名。陈家有了钱，就来了势。土匪头目丁铜扣成了陈大包的干亲家，陈次包的干爹。县长九饼成了陈大包的朋友。钱是很好的戏票，哪个场子你都进得，你可以唱也可以看。白道黑道，钱是通天道。木桥石桥不及纸搭桥，说的是钱。后来三川半人说人民公社是桥，说的也是钱。钱多了让人不耐烦，三川半人拿了镰刀斧头去砍陈家。陈大包和白贵人连夜跑了。从此三川半没有了陈大包和白贵人。县长九饼叫老百姓杀了。土匪丁铜扣给解放军剿了。那个晚上陈次包拉肚子，他爹娘逃跑没带上他。他到山上躲了一夜，白天出来碰上一个小叫花子，陈次包捉住小叫花子，把

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换了小叫化子的破衣服。小叫花子不干，说我换了你这身衣服就讨不着了。陈次包就将一把纸币给了小叫花子，那是他擦屁股没用完的钱。陈次包穿上叫花子衣服就真成了叫花子。陈家的钱财给分了。陈次包后来被新政府收养，他回到三川半，自食其力，捡粪。

畜牲！这是赌棍陈次包的一句痛骂。

人就是要把畜牲看贱点。畜牲为什么贱？因为它是畜牲。畜牲！陈次包叽叽咕咕骂道。陈次包不骂畜牲就没什么好骂的了。

陈次包回到三川半，做起儿童团来了。他本来该算个土豪劣绅崽子，起码也该算个不良少年。但他却当了儿童团，跟别人一起打倒土豪劣绅，去修剪不良少年。是谁设的赌局？骰子一掷，陈次包总是赢家。赌博的本钱不是钱是人的隐忍和耐性，忍着忍着，机会到了断然加大赌注。胜算的机会只有十之一二，十之七八是让赌客失算的。赌运好的得之一二，背运的赌客失之七八。胜败得失，也不在一局两局，更非玩上一把心跳。历来赌客，优胜者有王者之风，入局若高僧打坐，哪有面红心跳的？这赌，要有商家的谋略，道家的历史，佛家的境界，儒家的气韵。至于老千玩把戏，属下三烂，男盗女娼一般，要要不人道的，若遇高人，情迹败露，人家也不拿你，等你自家变作狗屎一堆。赌博，胜在输则不慌，赢则不贪。输，莫过一尺，赢，莫贪一丈。赌客成败，不只在局。局内损失局外补。输了钱财，不要输了心气。赌局中输了一副惨状，这就更惨，走路也会碰上鬼，鸟粪偏往你头上落。这便是输入法加输。若是输了钱财，只当它从来没有过，这便不算输，这胜利法，只是被俗人嘲笑，他们都是读《阿Q正传》的人，不嘲笑你一回就毫无道理。

陈次包赌运盛时，围观者数十人，这少年赌客常将赢钱分

给众人。赌场上叫吃红。

三川半人吃过陈次包的红，就对他先前的历史不甚追究。他们不认为陈次包先前的行为有何不对，他们巴不得再有陈次包的赌局，他们再能吃红。

陈次包早早地就贿赂了三川半的道德。

三川半不再有赌局，陈次包不能再赌，那天才的赌艺只好收藏起来。他除了赌，一无所长。他是个无父无母无亲朋的孩子，儿童团也解散了，把地主老财的肥猪也吃完了，他便要自谋生路。

他捡粪。三川半的畜牲把粪便拉得到处都是。捡粪换伙食。民吃粪，官吃运。三川半的畜牲给了陈次包一条生路。

陈次包就这样成了良民。陈次包不再赌，没人跟他赌粪便。陈次包再不能贿赂，你总不能拿红纸包了粪便送人。

后来，民俗学家同陈次包凑在一块，说半，民俗学家说半就是房屋村舍，人事历史。陈次包说，粪便！